

延津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● 故道烽火

——延津县“贾团”轶事

政协延津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前 言

“民众自卫团”简称“民团”。因延津胙城、班枣一带的“民团”以贾子和为团长，人们便称之为“贾团”。“贾团”成立于1942年正月，1944年10月7日黄塔举行起义。起义后称“延汲抗日自卫总团”，后编入“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卫河二支队”。

“贾团”自成立到起义，历时虽不到3年时间，但它的事迹，在延津乃至周围几个县、市，流传颇广。我们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，在过去4辑的文史资料中也有介绍，但多是片片断断的，其中的细节又不够详细、具体。鉴于“贾团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对革命的贡献；对延津解放所起的作用；和它致力于一方平安之努力。经研究决定《第5辑文史资料》以专

辑形式出版《故道烽火——延津县“贾团”轶事》。以达告慰先辈，启迪后人之目的。

在此，我们特向为专辑提供资料的原“贾团”副团长苏子英，原“贾团”秘书、我党地下工作者孙英等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；向为收集整理此专辑付出辛勤劳动的王忠和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由于，我们人力不足，水平有限，在编审过程中，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。敬请各位领导、知情者、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1995年10月14日



原“贾团”团长贾子和



原“贾团”秘书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孙英



原“贾团”副团长苏了英



原“贾团”参谋主任汪子诚

故 道 峰 火

——延津县“贾团”轶事

王忠和 苏子英

一、“联庄会”血战张协明 卫家乡“贾团”应运生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，日军大举向我国内地进攻。豫北地区，黄河故道在敌人铁蹄下城市、乡村一片混乱，日、伪、顽、杂到处抓丁抢粮，奸淫烧杀，真是处处是狼烟，无村不戴孝。在这走投无路之时，地处黄河故道的延、汲交界地胙城、班枣一带的乡民，为国为家，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进行“联庄”自卫。

一九三九年正月（农历）里的一天，牛屯

一带的土匪司令张协明，带领二百多名士兵，开进了胙城小庄村。他们一进村便“叫嚣乎东西，隳突乎南北”，抓夫抢粮，追猪撵羊，糟踏妇女，杀人烧房。瞬间，小庄村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鸡鸣犬吠，哭喊连天。然而，站在村中高处指挥的张协明，还高声叫嚷：“弟兄们！小庄有‘肉’，我们要吃干，烧干，杀干，抢干！”“司令”一声令下，众匪兵个个如狼似虎，烧、杀、掠、淫恐后争先。小庄村大街小巷，烟尘弥漫，枪声、哭声、叫骂声、夹杂着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，撕心裂肺，乱成了一锅粥。村外田野里、道路上、四面八方奔跑着逃难的人群。小庄一个美丽的故道乡村，转眼，变得七零八落，疮痍满目。

夜幕降临了，被折腾一天的小庄村，渐趋平静下来。土匪在小庄扎营了，不把小庄榨干，看来他们无意撤兵。

第二天，盘踞在小庄的土匪，不仅在小庄继续作恶，还不断骚扰周围乡村的群众。董古、

辛庄、王堤、胙城等十几个邻近村庄的村民愤怒了，各村“庄会”会长，相互串通，聚会胙城，设立“联庄会”，公推好友疏财，深孚众望的董固会长张全林为首领。张全林，字松山，幼时读过书，是董固有名的全才。在张全林的领导下，联庄会决定翌日集结各庄村民，一齐攻打张协明，拯救小庄村民于水火之中。“联庄会”决议完毕，众会长相继起身，就要离席。这时，久蹲一旁，一言未发的辛庄李会长招呼大家坐下，有话要说。

“打土匪，大伙儿一条心，无可非议。可是，敌人用的是钢枪，我们村民手中握的是红缨枪，大刀片子，短打，我方有利。远战，我不如敌。假如敌人与我远战，如何？”

一番话，说的众人面面相觑，人们都陷入了沉思。

“兄弟们！李兄说的对，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’。”联庄会长张全林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抖了抖身上的狐皮大衣，抬高嗓门说，“人多主意

高嘛，大家合计合计。”一时间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争论不息。有人提议让张总会长想个办法，众人纷纷表示赞许。当人们的目光汇聚在他身上时，他紧皱了皱眉头说：“好，承蒙诸位抬举，我松山把想法谈一谈。”张全林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竹根旱烟袋，捺上烟，划着火，点上，狠劲吸了两口，接下去说：“诸位会长，要消灭土匪张协明，非往班枣搬兵不行。听说去年二、三月间，驻扎汲县柳位的皇协军司令张清山，带领千把人，为报私仇，勾结淇门的日本兵，扫荡一溜班枣。班枣村民，举起大刀，长矛、奋起还击，终因武器落后吃了大亏。仅蒋班枣一村就伤亡十六人。血的教训提醒了班枣人民，自此，他们为保家护村，暗地购买枪支。颇有威望的苏班枣木作大户苏老昆，带领六个儿子，联络附近各村有枪户，自发成立了民众自卫队。这个队伍训练有素，颇具战斗力，我们若能请来，一举必胜。”

“好！全林兄的主意好！”张全林的话音刚

落，野厂李会长就抢过了话头，“就这么办！”众人连说：“好！好！……”

苏老昆，原名苏文玉，字昆喜，人称“老昆”，是班枣一带的忠厚长者，一向热情好客，广交宾朋，仗义疏财，打抱不平。当天晚上接到胙城“联庄会”的求援请贴后，即刻吩咐有过戎马生涯的队副——四儿守财，字子英，率领蒋、苏、冯、张班枣的八十多个卫队民兵，连夜火速增援胙城。

凌晨，几颗稀疏的寒星在凛冽的北风中发抖。小庄村东一里多地的胙城西城后，聚集了董古、辛庄、王堤、胙城等村的各路民兵。联庄会长张全林正与众谋士察看地形，研究作战方案，班枣、野厂两路义兵先后赶到。全林与众会长连忙出迎。班枣领队苏子英，野厂“红枪会”长李天恩，分别上前作了自我介绍。一阵寒暄后，张全林立即召开各路领队会，扼要分析了敌情，简介了小庄四周的地形，并指出。由于土匪有钢枪，亟需一支强悍队伍担任主攻。

话犹未了，野厂“红枪会”长李天恩为争头功，一拍大腿，要打保票。张全林稍加思索，连说：“不行。”他分析：假若敌人用火力封锁，野厂枪会再勇也不能近前，如果强攻，伤人不说，必败无胜。双方各陈理由，互不相让。一边沉默多时的班枣钢枪卫队长苏子英开口了：“兄弟们！不必争执了，主攻任务理所当然该由班枣承当。根据张总会长分析，我建议这样部署：野厂枪会绕道高庄，从南侧向小庄偷袭进村，直捣敌人心脏，短兵相接，可立奇功；董古、辛庄的队伍，拉到贾庄，从正北向小庄擂鼓呐喊，虚张声势，进行佯攻，迫敌不敢出村。其余各路民兵，跟随班枣自卫队从小庄正东大道主攻。各路相互联系，分攻合击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苏子英一番周密的计划正中张会长下怀。张全林高大的身躯向前动了动，又遽然停住，右手一挥：“就这么办！行动！”

天色微明，北风吹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疼。可是，进入战前准备的故道男儿，怀里揣着一

团火，在分头行动。

“啪、啪、啪！”巡视小庄东头的三名土匪发现了目标，立刻鸣枪报警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主攻队伍中，忽的窜出一人，手握大刀，向前猛冲。还没等得敌哨反应过来，刀举头落，被结果了性命。操刀勇士乃西城后一位民兵，为报土匪抄家之恨，争当先锋。下余两位土匪，见此情景。掉头就窜，不出丈余，便被班枣卫队的钢枪击中。

此时，小庄守敌，早已被枪声惊醒。土匪们慌里慌张的爬起来，持枪集合听令。匪首张协明，急令长子张大头，带一连匪兵，拒守村东，自率余众守营接应。张大头来到街头，兵分两侧，各觅屏障，企图封锁路口。

此时，东方发白，天色大明。“联庄”主攻队，已冲到小庄东头。前锋班枣卫队长苏子英，一看街头无匪兵，暗忖必有埋伏，急令：“卧倒！”民兵们“刷”地趴下。“啪啪啪……”路两旁，房顶墙后，射来一阵排枪。子弹在民兵们头顶

呼啸，流弹击的路面尘土飞扬。“兄弟们！瞄准目标，射击！”苏子英向班枣卫队大声命令。

憋了一肚子气的卫队钢枪，早已忍耐不住了，愤怒的子弹喷出了枪口。卫队神枪，弹无虚发，路两旁，掩体上露头的土匪，一个个见了阎王。

土匪们的火力被压下去了。主攻民兵奋起进攻，刚入村口，突然，两侧屋顶、围墙上，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几个民兵倒下了。走在前边的苏子英急发命令：“各找有利地势，保护自己，消灭敌人！”枪声、喊杀声，混成一片，双方对峙，战斗激烈。这时，张全林从后边调来了董古自制的几门铁砂炮。这种土炮，筒粗且短，内装铁砂、火药，射程近，轰劲大，虽不先进，但对付群敌，比钢枪厉害多了。全林令子英派枪队掩护炮手，接近两侧守敌，几声炮响，烟雾腾空，火光耀眼，砖瓦横飞，屋顶上的土匪死伤一片。张大头大惊，伙同余匪乘机溜下，抱头鼠窜。“兄弟们，冲啊！”全林、子

英几乎同时下令。“冲啊！杀呀！……”“联庄”主攻队呐喊着扑向小庄村中。

突然，前面土匪群内一阵骚动，接着发出齐呼乱喊的惨叫声。逃窜的匪兵，又掉过头来猛烈射击，妄图重新夺路逃命。

原来，野厂枪会偷袭成功。他们同敌人短兵相接，肉搏巷战紧紧将敌人缠住。张协明若不是身体强悍，险些当场毙命。且战且退，想与长子合兵计议。孰知没走多远，便碰上败回的儿子。此刻，父子相见，处境皆知，二话没说，张大头喝令残部，急杀回马枪，想取条生路。

这边，全林同子英早已看清，急令班枣卫队用排枪封锁路口。张大头一看回头无路，慌忙带着几十名手下亲兵，撤下张协明，往北一拐，钻进一条胡同。他们没命似的向北逃窜。眼看就要出村，忽听正北人声鼎沸，鼓声连天，吓的往西一折，逃出村头，溜进了河滩。

再说张协明，一看长子率众溜走，暗自叫

苦，连骂“孬种！”。眼前，野厂枪会缠住不放，正东“联庄”会兵堵住街头，腹背受敌，难以脱逃。惟一生路，必须占领有利地势，严加固守。主意打定，发一声喊：“弟兄们，跟我走！抢占东北那座楼，破釜沉舟！”张协明狗急跳墙，不认你我，朝着人群连放数枪，冲开一条血路，拉着余部，窜入了那家楼院，关紧大门，死死顶住。

这家楼院的主人姓杨，是小庄的首富，土匪进村后，一家人早已闻风躲出。宅第座北朝南，四合头院，占地面积约有二亩。临街南屋，是座平房，中间是安有裹着铁皮的大门。东西两厢是瓦屋，正北是座两层楼，楼顶四周砖垛豁口，犬牙交错，活象缸叉炮楼，故人称“缸叉楼”。宅院院墙，石基砖垒，又高又厚。院西皆民宅，院前院东临大路。张协明率领残匪进院后，检点人马，仅剩二十多名。急派三人守门护墙，下余的随其全部上楼。

当张协明喘息未定之时，各路庄会民兵早